

Daniel Pennac
Chagrin d'école

上学的烦恼

[法] 达尼埃尔·佩纳克 著
李玉民 译



Daniel Pennac
Chagrin d'école

上学的烦恼

[法] 达尼埃尔·佩纳克 著
李玉民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01-2010-047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学的烦恼/(法)佩纳克著;李玉民译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ISBN 978-7-02-007904-9

I.上… II.①佩… ②李… III.自传体小说-法国-现代 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20701号

Chagrin d'école

Daniel Pennac

©Editions Gallimard 2007

责任编辑:黄凌霞

特约策划:彭伦 何家炜
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上学的烦恼

[法]达尼埃尔·佩纳克 著

李玉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60千字 开本889×1194毫米 1/32 印张8.75 插页2

2010年3月北京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5000

ISBN 978-7-02-007904-9

定价:25.00元

译者序

法国当代作家达尼埃尔·佩纳克,对中国读者还是个陌生的名字,但是在法国几乎家喻户晓了。只因他的长篇小说《上学的烦恼》于2007年10月11日问世,便获得雷诺多奖,在《新观察周刊》连续数周登上畅销书榜首,仅一个多月,至11月16日,销售量就高达三十七万两千册,远远高于荣获龚古尔奖的那本《亚拉巴马之歌》。

这部小说立即受到法国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,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喜爱。一个老生常谈的教育问题,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,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呢?就因为人人都关心教育,看过无数论教育的著作,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一本书,一本讲述法国教育的顽疾——坏学生(cancre)的书。

Le cancre 这个法语词,表示又懒又笨的学生,译为“坏学生”、“差生”、“个别生”等,都不十分确切。同样,这部小说原名 Chagrin d'école,可以译为《上学苦》、《上学悲》;译成《上学的烦恼》,只是取书中

的大意。其实,何止是学校师生的烦恼,正经是全社会的烦恼。正因为如此,这部小说立即就引起全社会的热议,受到广泛的好评。

读者特别感兴趣的正是像作者佩纳克这样的坏学生,如何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,像他这样的文盲如何当了作家。佩纳克曾经是个出奇的劣等生,要用一年时间学会一个字母 a,钻进听写的零蛋里长期出不来。他从逃避学习,逃避成年人鄙视的目光,到产生群体对抗的心理,产生近乎病态的一种报复的渴望。他住校期间,夜里从学生食堂储藏室偷出牛舌头,钉到一位学监的门上,只因学监把学生没吃的牛舌头次日又放回学生餐盘里。再如那条熏青鱼,让他插到一位英语教师的崭新轿车的消音器上,结果熏鱼发臭,车主还把臭鱼味带进教室。还有那位总学监,惩罚他周末不准外出,他就从附近农场偷来三十只母鸡,将总学监的房间变成真正的鸡舍。他用母鸡、青鱼和可怜的牛舌头搞的那些恶作剧,就是坏学生快活的节日,“到死我也不会后悔”,作者写道,“那些富有学识的人责备我什么也不理解,而现在我在他们眼里,却变得不可理解了。”老师和落后生互不理解,这就是教育的悲剧。

在学校的每一天,都在扼杀一点点未来。上学就意味着开启这样一个时期:“未来本身以没有未来著称了。”大部分教师面对差生一筹莫展,就自觉不自觉总要“挥动作为耻辱旗帜的过去时,以及作为惩罚旗帜的将来时。”佩纳克成为教师之后,不无见地地指出:“我们做教师的……不免测量我们放弃的程度。一座肮脏的监狱,我们在里面打转,一般来说更注意抓住谁有罪过,而不是找到出路。”在这种教育体制中,学生没有出路,教师也没有出路,整个教育界和全社会都在相互指责,随意指定替罪羊。

社会的发展,非但没有治愈这种顽疾,反而有恶化的趋势,即商业社会将孩子改造成为顾客。孩子顾客的渴求同他们父母的渴求一样,都不断地受到商业社会的刺激和更新。从这个角度看,他们成为百分之百的顾客,消费的重量级人物,在市场上所占的消费份额,有的甚至超过成年人。佩纳克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知识的代用品,从早到晚都以感受和交换的方式免费提供。在班级里学习再怎么差,一关进自己的房间,坐到显示屏前,不就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吗?网聊一直到凌晨,不就感到自己同整个地球有联系吗?有了键盘,不就可以进入自己渴望的所有知识领域吗?同虚拟的军队战斗,不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吗?为什么要拿这种中心的地位,换取一张课桌呢?在自己的房间一锁上门,同家里人和学校一隔开,自己就成了主宰,怎么还能容忍成年人拿着学习成绩单对他指手画脚呢?”

坏学生,加超级消费者,再加虚拟世界的主宰,这就是当代教育面对的老大难的问题,就好像进入了巨大的黑洞。不过,坏学生出身的教师佩纳克,既有长期当劣等生的经历,又有长期当教师的经验,看问题的角度显然不同于常人。他对教育问题所阐明的观点,在教学中所采用的做法,无不令人耳目一新。

譬如,他认为,坏学生的无知状态,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巨大黑洞,倒像一个跳蚤市场,里面什么东西都有,就是缺乏要学会老师所教知识的渴望。坏学生学习成绩一塌糊涂,却自认为懂得许多别的事情。生活并不只有学校,还有别的出路;有不少成功人士跟学校也不沾边,早早离开学校的人,只要有志气,也能混出人样儿。可见,上学不是获取知识的惟一途径,学校也不是培养人才的惟一场所。当然,作为教师的佩纳克,绝不会劝哪个学生早早离开学校;恰恰相反,

他总是动用一切关系,给将要失学的差生找到接收复读的学校。因为他有亲身体验:在学习的绝路上,只需要一位教师,仅仅一位,就能把落后学生拯救出来。

佩纳克出语惊人:差生才是最正常的学生,才能充分证实教师的职能。佩纳克敢于这样讲,就因为比起一般教师来,他有一种优势:曾经是没有看好的坏学生。在法国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,当上教师的人,通常都是学习一帆风顺的优异学生。他们所欠缺的,正是无知的课程,没有能力理解不懂老师所教授知识的学生的状态,面对落后学生就束手无策。要想把差生从无知的状态中拉出来,就必须多少感受到无知的状态。

当然,并不是只有坏学生出身的教师,才能感知这种状态。以教育为天职的老师,佩纳克在书中特别推崇了三位恩师,有一位就是以把差生从深渊中拉出来为己任,佩纳克却有幸遇到了三位。这三位教师对学生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从不放弃:他们不容许学生承认自己无知,始终死死抓住滑向深渊的学生,一点一点往上拉,直到将学生拉上岸。这些教师也有一个共同风格:他们在传授知识中是艺术家,在课堂上表现出巨大的激情;言传的行为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,知识的传授如同自发的创造,每堂课都在创造重大的事件,令人难忘。总之,这样的教师,对教育的爱不是停留在口头炫耀上,而是体现在每一堂课里。老师一走进教室,就百分之百到位了;学生也能立刻感到老师的存在。老师兴致勃勃进入角色,一心扑在全班和每名学生身上,以其气势和授课的艺术带动全班,课堂也就存在了。

本书写法独特而灵活,不像小说,倒像“教育沉思录”,可是又有那么多教师和学生鲜明生动的形象,如同小说中人物那样,读后便深

深印在脑海中。沉重的教育话题,讲得轻松而幽默,百年的难题也能给人以希望;不少场景甚至有几分滑稽,却能引人深思。尤其佩纳克所尝试的打破常规的教学方法,寓教于乐,极大地启发学生的潜力,取得按部就班教学所难以想象的效果,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借鉴作用。

本书的亮点和精彩段落随处可见,有些见解的表述类似格言,让人警醒。例如:“学生是我们所有教材的教材”;“一个好的班级,并不是齐步走的一支部队,而是共同演奏交响曲的一支乐队”;“犯罪的萌发,就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秘密用到计谋上”;“社会也是建立在投合相契的谎言之上”等等。

佩纳克认为,我们在世的一半时间,都要按照所接受的教育来扮演社会角色;如果剥夺了这种角色,我们甚至连演员都不是了。职业生涯的悲惨结局所引起的心理恐慌,颇似青少年成长所感到的苦恼:我们若是还原为自身,那就缩减到微不足道了。到了那种地步,我们就可能轻生。退一万步讲,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缺陷。

教育,从古至今,缺陷层出不穷,永远也不可能完美。但是,在任何教育体制下,总会出现一些完美的教师。他们是教育的灵魂,他们是教育征程上传递的火炬。正因为有这样优秀的教师,教育才有光明和希望。

李玉民

2009年9月29日

于北京花园村

目录

译者序

一 吉布提的垃圾场 1

从统计观点,一切明了,
以个人而言,全变复杂。

二 成长 33

我十二岁半
还什么也没做。

三 Y 或化身现场 91

“我永远也达不到”

四 你是故意的 159

我不是故意的

五 马克西米连或理想的罪人 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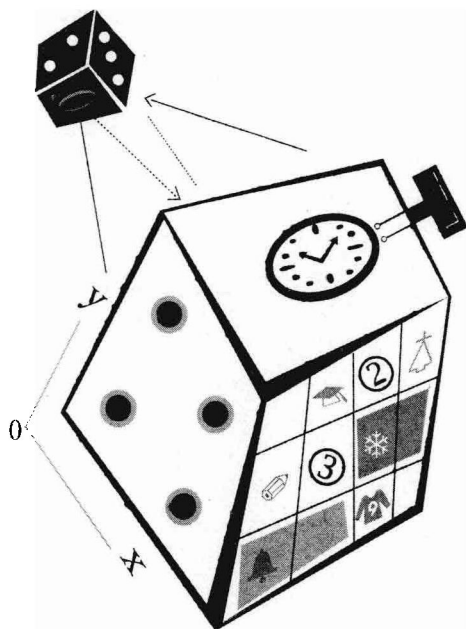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老师,他们抢占我们的头脑,先生!

六 所谓爱的涵义 219

“在这个世界上,为人善良必须过点儿头,
才可能比较善良。”

——马里沃《爱情与偶然的游戏》

附录:达尼埃尔·佩纳克答记者问



一

吉布提的垃圾场

从统计观点,一切明了,
以个人而言,全变复杂。

1

咱们从结局谈起：妈妈年近百岁，正在看一部纪录片，片中介绍一位她很熟识的作者。只见那位作者在巴黎的家中，周围堆满了书，他的书房兼作办公室。敞开的窗户朝着一所学校的院子。课间休息时一片喧闹。据说他干教师这行长达四分之一世纪，住的这套房子对着两座操场：他这种选择居所的方式，类似一名铁路员工就在列车调度场上面办了退休。接着又看到那位作者在西班牙，在意大利，同翻译他的作品译者讨论，跟他威尼斯的朋友们开玩笑；还见他到了韦科尔高原^①，独自走在山雾中；边走边谈论写小说这行业、用语、风格、结构、人物……新工作室，这回对面是巍峨的阿尔卑斯山。这些场景中间，还穿插着一段段采访，作者赞赏的一些艺术家谈论他们自己的工作，有电影艺术家和小说家戴思杰、画家桑佩、歌手托马斯·费尔森、画家于尔格·克雷恩布勒。

作者回到巴黎，这回他坐在电脑后面，伴随几部词典。而且看得出来，影片接近尾声了，镜头进入罗贝尔词典，移到字母 P，停到 Pennac

^① 韦科尔高原：位于法国东南部德罗姆省，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前沿。

的姓氏下面,全称 Pennacchioni,取名为 Daniel^①。

妈妈由我哥哥贝尔纳尔陪着,看这部纪录片,这是贝尔纳尔特意为她录制的。时近黄昏,她坐在扶手椅里一动不动,眼睛盯着镜头,从头至尾没讲一句话。

片子放完。

片尾字幕。

一时沉默无语。

继而,她慢慢转过头,问贝尔纳尔:

“你认为总有一天,他能有出息吗?”

① 作者以诙谐的口气自报姓名,即姓名“达尼埃尔·佩纳克”,姓氏全称为“佩纳齐奥尼”。

2

这话事出有因,当初我是个坏学生,她也始终没有完全改变这种看法。如今老太太年事已高,她的意识离开了现时的海滩,逐渐退向记忆海洋的遥远群岛。第一片暗礁重又露出水面,她又想起在我上学的全过程,一直啮噬她的心的这种担忧。

她那忧心忡忡的目光落在我身上,慢吞吞地问道:

“今后谋生,你能干什么呀?”

她很早就认定将来我一点出息都不会有,因而对我的现状,始终未能完全释怀。我命里注定难以长大成人,在她看来也活不长。我是她的早产儿。然而,1969年9月我当了教师,上了第一堂课,从那时候起,她就知道我混出了人样儿。可是,在后来几十年(也就是在我整个成年时期),她那担忧的心理总在暗中起作用,抵制我所有“成功的证据”:我打电话,写信,回家探望,出书,在报纸上发表文章,还是到电视台做节目,怎么向她报喜信也无济于事。不管我的职业生涯多么稳定,也不管我的文学创作如何得到承认,她听别人说我什么,或者在报纸上读到什么,都不足以完全让她放心。我取得那么多成绩,她当然很高兴,同她的朋友谈起来,也承认我父亲若是地下有知,一定会感到

满意；可是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依然隐藏着当初那个坏学生让她产生的忧虑。这就是她所表现的母爱。每当我逗她说，母亲就是以担忧当乐趣，她就用一句伍迪·艾伦^①式的风趣话，出色地回敬我：

“有什么办法，并不是所有犹太女人都当母亲，但所有母亲都是犹太人。”

到如今，我的犹太老母亲不再完全生活在现时了，她的目光落到她这年已六旬的最小儿子身上，眼里重又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。这种不安可能不如当初那么强烈了，变成一种僵化的忧虑，仅仅是习惯使然，不过还相当敏感，因此在我临走时，妈妈将手放到我的手上，又问道：

“你在巴黎真有一套房子了吗？”

① 伍迪·艾伦(Woody Allen, 1935—)。美国作家、电影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。他的喜剧大多与他犹太中产家庭背景有关，笑料也大多来自他讲述的那种自我意识中的不安全感。他的最受欢迎的电影有获数项金像奖的《安妮·霍尔》(1977)、《曼哈顿》(1979)等。

不错,当初我是个坏学生。我童年时,每天傍晚放学,学校总是一直追到我家里。我的本子都在传达老师对我的斥责。我的成绩,在全班不是倒数第一,就是倒数第二。(开香槟酒庆祝!)先是算术课,接着数学课,就是不开窍,学拼音深度困难,对于日期和地理区域记忆有障碍,学习外语不入门,有名的懒包(功课不学,作业不做),我往家带回的可怜的成绩,无论用音乐或体育的特长,还是用任何课外活动,都无法弥补。

“你明白吗?只说说我给你解释的内容,你明白了吗?”

我不明白。榆木脑袋,开不了窍,这种鲁钝的状态,能追溯到我很小的时候;于是家里人就编造了一个故事,标明这种鲁钝的苗头:我学字母表的情况。我总听他们说,我花了一整年时间,才算记住了字母 a。记住字母 a,花了一年时间。我的蒙昧无知的荒漠,就从难以逾越的字母 b 开始了。

“不必惊慌失措,过二十六年,他总能完全学会字母表。”

我父亲这样解嘲,以便化解他自己的担心。

许多年之后,我怎么也没能通过中学会考,又复读了一年毕业